蘋果最終章｜記一些堆填區的美好

1小時前

《蘋果日報》大樓位於將軍澳工業邨，鄰近堆填區，看地圖就知離市區好鬼遠。記者日常是要先在外面採訪，之後回公司打稿，住得遠的話，平時冇咩事都不太願回公司，尤其是如果當天要去大西北工作。回公司就要望實幾點有校巴出去，希望快點離開好去約人吃飯。

這幾天人人都不嫌遠，彷彿無論是哪個時空的蘋果人都回到大樓，留影敍舊處處人潮，中庭擺滿熱心讀者送來的物資放題，一箱箱蘋果、雞蛋、鎮痛貼、糕點、散水飯，據聞有些送禮物來的人曾是同事的受訪者。在最後的歲月裏風水輪流轉，由採訪別人變成被人採訪，感覺難受亦無言。

家父多年來都為了馬經買《蘋果日報》，自小有機會接觸這份報紙，小時候看副刊，中學時看娛樂版，大學畢業後第二年，竟然誤打誤撞入來做記者。一直都覺得5層樓高的蘋果大樓像個大觀園，入面不止在中庭種樹植草，還養雀養魚養龜，5樓有游泳池和健身室，黎老闆曾添置免費零食機、哈根牌雪糕、下午茶，目的是慰勞員工，這些我有幸參觀過Facebook公司才有的待遇，竟然就在自己的工作地點發生。雖然後來因為開銷太大cut咗。

又有一回在電梯口入𨋢，幫忙撳𨋢的竟然是黎老闆。有幾次在茶水間撞到張社長，互不相識他也會禮貌周周點個頭。農曆新年有次匆匆放工，突然有個人在走廊上叫住我，原來是老總羅偉光問我攞咗利是未。2019年風風火火的反修例運動，公司不猶豫助各同事添購頭盔、面罩、反光衣，只為大家在警民衝突日益嚴峻的槍林雨下，仍然安全為讀者直播最新消息。

沒有一間公司是完美，沒有人是完美，做員工會抱怨過公司架構龐大，有時要急的事慢吞吞，抱怨自己無晉升機會，抱怨上面常常做「膠事」，例如黎生要我們全體同事簽「質量是我的承諾」。原來一些玩笑，一些真話，要有人願意包容才可以笑落去、講下去。

《蘋果》消失於社會和香港的意義很多前輩說過，作為員工不多言，只想借這個版面記下一些堆填區點滴，分享一些這裏的美好。沒有香港人的支持，沒有《蘋果日報》。沒有《蘋果日報》，仍願各位堅守善念，做個好人，大家平安珍重。

港聞組記者 袁楚雙